

写作课

人到底是什么？

——一个写作者心灵的迷思与标准模型

黄孝阳

写了二十余年的小说，初心倒还大致记得，最早只是改变，渴望走出小县城，见识那个传说中的风暴大海，而写作所打开的，无疑是一个比日常现实要广袤阔大的存在，直接对接着“人类群星灿烂时”。接着，很多个接着……慢慢觉得写作是一个认识自我、摆脱自我的过程。

首先是认识自我。在这个孤独旅程中，渴望与此时代及其历史、未来建构起重重关系。比如广度上要知道事物的多少，尤其是那些层出不穷涌现的新事物，各种异域奇观、极端性场景；深度上要知道它们各自的腔调及逻辑，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；高度上能用一个叙事，通过对人这个主体性的凸现，统摄万象，确认它们互相联系的结构与模型，发现那些真问题（包括老问题与新问题）及其对立面，与那些璀璨星辰一样无以伦比的美；维度上尽可能打通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森严界限，毕竟“根据已有的物理理论，我们所处的宇宙在最根本的层面上遵循量子法则”，而文学不仅能完成自身叙事（主要是抒情与修辞），也可对“各种不断精细化的学科及知识体系”进行叙事，让栖身在“知识洞穴”里的人能够彼此理解，形成共情与对话，沟通就是生产力吧。还有温度，始终抱有一个入子应该有的真挚与诚意，他人的不幸即是我的苦，他人犯的罪即是我做过的恶……这些想法，在内心里真实不虚地出现过，像山峰与河流，尽管有沧海桑田的掩埋，只要去找，还是多少能找得出一些蓝田玉暖。

其次是摆脱自我，又或者知道了“我是我的敌人”。人知道自我的匮乏与有限，知道个体意识“自我”的普遍崛起，其实是一个很后来的事，是基于工业化及现代性浪潮而起。构成社会基本单位的，是沿着血缘关系所建立的氏族，继而家庭，“自我”首先是作为这种血缘关系的一分子而存在的……主要是这个“匮乏与有限”，前些时候还在微信上开玩笑说，“真希望平行宇宙的理论是真的，能把各宇宙的那个自己，懂数学的，懂物理的，懂各种学科知识的，一起汇总，说不定就是一个奇点了”。

摆脱自我，倒不是说一个生旦净末丑的戏精上身，而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己所欲，更勿施于人。坦率说，这些年下来效果不大好，那个由分娩而出的“自我”倒有点像关汉卿笔下的铜豌豆，砸不扁，锤不烂。只能说更多的倾听，努力提高一点共情能力，每日三省吾身。但有个想法却在这个“认识自我与摆脱自我”这个博弈过程中日渐清晰，即：



这些年，我最大的乐趣是对人进行叙事，试图用人的主体性，在这个由科技与资本建构的世界，发现美与激情，重新审视爱与恨，对抗滞重与虚无，构建一个人的乌托邦。

肉体或许就是一个被发明的硬件系统，而所谓灵魂（知识与人格）基本等同于不断迭代更新的软件操作系统。

这个说法似乎不大新鲜。十八世纪的法国人拉·梅特里就写过一本《人是机器》，从当时的医学、生物学、解剖学等材料出发，强调肉身官能对人思维与心理结构的决定，思维不过是生命机体自我保存的本能要求，是大脑的技能，就像可供鸟在空中滑翔的那对翅膀，所谓心灵即身体各零件的功能总和。这种极其粗糙的机械论腔调，自然遭遇了足够多的批判与反讽，三百年来编排出来各种段子引发的笑声至今还在我们头顶飘荡。但问题是AI来了啊！这是前所未有之事。

曾几何时，因为“千古无同局”，围棋被视为人类最后的尊严所在。到2016年，我们都知道了阿尔法狗对人类围棋顶尖棋手的碾压。阿尔法狗还是一个从人类经验（棋谱）出发的算法。一年后，阿尔法元横空出世，就不看棋谱了，只保留策略与价值两个网络树，自我对奕，强化学习。短短三日，对阿尔法狗的战绩是100比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是人类的匮乏？人类的自以为是限制了机器的想象力？就围棋原理来看，起码可以说人过去所有的经验都可能是错的，或者是效率低下。

2019年，马云与马斯克有一次对谈，其中谈到棋是人发明供人与下人的。这种辩解听上去很高明，有点人本主义者的意思。细究一下，棋发明根源是对数的发现。人在这里没有知识产权。基于“数”，AI大概率能创造出一种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“棋”。围棋在后者面前相当于四则运算对应微积分。如果说我们做四则运算很快乐，这没问题；但不能说四则运算比微积分牛逼。马斯克是对人类这个共同体有危机感的，马云没有。除了一个商人的现实逻辑外，这也与东方哲学里的天人合一、顺天知命的精神有关。

阿尔法元，这个“元”字意味深长，是指一个新纪元的开启吗？

芯片业有个摩尔定律，隔18个月，性能翻番。斯坦福大学的AI指数2019年度报告认为，AI总体算力三四个季度翻一番，再加上谷歌宣布的“量子霸权”（其研发的量子计算机在3分20秒时间内完成传统计算机需1万年时间处理的问题），这又意味着什么？

再看看那些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现实吧。可以肯定地说，以AI为首的，融合生物技术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为一体的新技术革

命将彻底重塑这个星球。这是一个对支配世界运转的底层代码的重新书写，一个如同命运交响曲的澎湃书写，也还是一个具有凛冽北风残酷性质的书写过程。人的数字化不可避免。包括这次全球疫情风暴，也在加速此过程。

AI在变得越来越像人，而人在变得越来越像机器。

这很荒谬。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荒谬事实。

我喜欢人，人是万物的尺度。人，这种知道阴阳寒暑的奇妙存在，在我眼里要高于“神圣自然律”，高于晨曦破晓与月上柳梢——没有人约黄昏后，月上柳梢给哪个物种看？

这些年，我最大的乐趣是对人进行叙事，试图用人的主体性，在这个由科技与资本建构的世界，发现美与激情，重新审视爱与恨，对抗滞重与虚无，构建一个人的乌托邦；对个人作为“风暴中的岛屿”是如何保持其稳定结构，又如何日常秩序中完成观念建构、逻辑自洽及美学淬取等，无不津津乐道。可问题是，窗外飞来的那架无人机让我没办法再理所当然自嗨下去。我不是技术主义者，也不是瞎子，对AI时代打开的景深，对技术进步及其导致的风险与各种伦理困境等等，没法视而不见，我得在这个亘古未有的时代，在这个知识生产呈指数增长的“新现实”里，找到一个“万丈高楼平地起”的重心，才能继续行走。

人是这个熵增宇宙的奇迹，是造物主对自身的复制与迷恋，所以“人类大脑结构和宇宙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”，或者说，人类就是宇宙的大脑。在这个恢宏框架下，我们开始讨论数千年来哲学家对人分析与定义，人的内核与边界，人的历史何以延续，何以如此叙述，人是否配享信仰，值得被给予关于天堂的允诺，又是否应该拥有科技之力，对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；讨论人还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未来图景，而构建未来的关键节点与变量蕴藏何处，又如何找到激发节点引擎的能量，等等。

我想找到的“重心”显然不能指望向神灵祷告。

或者说，旧神已死，新神诞生。自“哥白尼革命”起，作为真理、客观性、自然律化身的科学逐渐成为新的神祇。技术溢出，介入社会运行，由点滴至涓流至浩荡江河，而今更在资本与消费主义的加持下，把人类社会原来那个由价值理性搭建的内在框架尽皆拆毁，取而代之。技术治理时代来临，这已经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。科学管理、社会工

程等理论术语已为公众广泛接受，成为日常用语。对人的叙事起支配作用的，不再是人文那套思想体系，不再是哲学宗教艺术、传统语境里的文学，而是科学，是技术的日新月异，是大数据、物联网、生物技术、基因工程等。

更重要的是：我们大概率已经来到一个技术奇点的前夜，不要说科幻电影里的那种强人工智能，就前两年的阿尔法元，若把它运用在写作上，只要为之建立相应的架构与算法，一个整体宏观描述及其结构性的呈现，以及相应的语法啮合与语义啮合，完全有理由得到一个类似莫言或者其他诺贝尔得主那样水准的写作。

写作者还能干什么？换句话说，人到底是什么？

是否有可能像《西部世界》电影里所想象的那样，人不过就是10274行粗糙原始的代码。那些触及人类心灵最深处的东西，不过是千亿神经元突触间的信息传递。而人的自由意志，这个让人在虚无与荒诞中得以厘定自身尊严的最后之锚，其实质还是某个既定程序对信息进行整理加工的另一说法罢了——这会让他们还有勇气活下去，说几句“头顶的星辰与心中的道德律”之类的话。就像那段让侯世达备觉困扰的AI创作的旋律，虽然是作用于人类灵魂层面，却根源于一个极简的机制。

算法即灵魂，算力即肉身，两者之和即为生命？

我们老觉得世界万物（真理真实真相）总是在那的。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，总能不断拉近这段距离。但这存在的真相倒更可能是量子力学所描述的，不仅是一个因为人的观察而塌缩的量子系统，人类的内心，也是一个量子纠缠与量子退相干的作用。并没有一个真实不虚的自我在意识层面坐镇中军，运筹帷幄，而是我们大脑里那由数千亿个神经元突触（一个比在地球上生活过的人类总数还要多的天文数字）构建起来的网络系统，在接受到外界信息刺激后做出的一个又一个决定。这些决定并不完全依赖理性逻辑，还同时从直觉、信仰汲取力量。这些决定各有其风险与收益，彼此还可能抵牾，它们就像那个被列为七个“千禧年大奖问题”之一的纳维叶-斯托克斯方程所试图描述的湍流，是这些“决定”的总和构成我们，构成一个人的命运赋格……诸般念头纷至沓来，如镜中摇曳影，影中又有镜，重重叠叠，几至于无穷。所以我说“嗨。”

（下转第8版）